

## 父亲的耕牛

□ 邹凤岭

古老的村子，沧桑岁月数百年。泥巴的屋，泥巴的路，老牛走在村庄通往田地间的泥路上，一路留下深深的牛脚窝。我踩着这牛脚窝长大，沿着这泥巴路走出了村庄。父亲的耕牛，留给我深深的印象。

在乡村，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。千百年来，牛在农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小村落，全生产队(村组)40多户人家，耕种200多亩土地。一年两季，稻麦轮作。夏收麦子，秋收稻谷，打谷碾场，深翻土地，离不开父亲的耕牛。

那一年，村里新买回来一头大黑牛，圆圆的大眼睛，弯弯的牛角，乌黑透亮的毛，宽宽的牛背，壮实的牛腿，一看就是一头最好的耕牛。男女老少齐聚场头看这新买回来的牛，村庄如是过节般喜庆热闹。饲养、使用耕牛，谁更适合承担此任，成了全村人关心的事！老队长把村上男人召集在一起，商议一番之后，一致推荐由我父亲饲养和使用这头大黑牛。在村上人们心中，父亲诚实能干，吃苦耐劳，心地善良，是养牛、用牛的好把式。一锤定音。老队长说，把这牛交给我父亲，全村子的人全都放心。

父亲是个劳动好手，不怕吃苦，做事讲究，耕牛成了他的好帮手。春耕生产时，天下着细雨，父亲

头戴斗笠扶犁牛耕，艰难地走在灌满水的田地里。他的身影离我越去越远，而身后深翻的田地越来越多。父亲扶犁耕地，如弓的身影，跟在老牛的后面前行，那种辛苦只有参加过农业生产的人们才能够真正体会。清晨，天刚放亮，父亲就手拿镰刀，肩上挂着网包，去田间割牛草。父亲一个早上打回来的新鲜牛草，可供耕牛吃上一整天。从春到夏，老牛吃的草料都是父亲从田地里割回来的。傍晚，父亲收工回来，还要赶制牛耕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草绳。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，一步一步地向后退，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。父亲一手摇着绳车，一手按着锤熟的稻草加长绳捻子，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轱辘。随着日月穿梭，父亲原本满头的黑发也随着绳车的转动一根根的慢慢变白了。后来，我在梦里常见到父亲沉稳而又富有节奏感的劳作姿态。

父亲用牛，最苦最累的活计是打麦场。夏收时节，麦子坐实沉甸甸的穗。微风吹过田野，麦出沙沙的细微声响。蜻蜓低飞在田间上空，泥土散发熟透了的气息。野鸡一声一声地啼鸣，像是在提醒人们夏收来临，这满田地的麦子收登场了。几天前，村上腾出了一块打谷的场地，为夏收作充分准备。

父亲牵着老牛先将场地犁耕一遍，把土把细。然后从河里挑来水，洗湿场地，撒上草木灰，拉动石碌，一遍遍地将打谷场压平压实，一块打谷场就做好了。麦登场，耕牛忙。夜晚，星光闪烁，父亲赶着老牛打谷场，跟随牛拉石碌，走在软软的草秸上。披星戴月，一直要走到凌晨，才把一场麦粒打下来。许多个夜晚，父亲踩着露珠，赶着老牛要走10多个小时。在这苦与累里，收获了丰收的甘甜。

牛是父亲的命根子。农忙时节，父亲与牛同行，夜以继日劳作，父亲与老牛都清瘦了一圈。心疼老牛，日夜耕作之后，下了牛笼套，牵着老牛回到了家，父亲揣来一颗鸡蛋，打在了尖嘴葫芦里。扬起老牛的头，将一葫芦蛋液灌进牛肚里。牛儿舔了舔嘴，精神了许多。那时，物质贫乏，一颗鸡蛋能换回一家人好多天的生活必需品。一家人舍不得吃，给了老牛，蛋液里流淌着父亲与耕牛的情感。

时代的发展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，耕牛早已被淘汰。回故土，听机耕马达声鸣，思绪里回荡着牛背放牧的童年快乐。我曾读到《左传》齐景公“孺子牛”的典故，更有鲁迅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。回望历程，父亲扶犁牛耕，记入我的心扉，教益了我一生。

## 斑鸠来筑窝

□ 郭玉霞

一大早，被“咕咕”声吵醒，一听这么近、这么缠绵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有情况，赶紧悄悄来到窗前察看。好家伙，一对斑鸠正挤在土黄色长着青蒜的花盆里搭窝呢。

四月份有对鸟儿在这窝里“结婚生子”及“抚养成人”后刚远走高飞不久呢。连续几年，我这阳台成了小鸟们的“风水宝地”，这“金玉满堂”的花盆成了它们的安乐窝。每年春夏之季，珠颈斑鸠就飞到阳台侦察领地，而我长着葱儿蒜儿的花盆最易被它们看中，柔软的植物在花盆里经它们身体一压，相当于窝里铺了层软垫，比较懒惰的鸟儿只需衔几根小树枝意思下，就卿卿我我谈情说爱生儿育女了。

因为司空见惯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于是，我到厨房做早饭，刚靠近水池，发现一只鸟儿“腾”地飞走了。再细看，窗台边一只鸟正趴着，用警觉的小眼睛看着我呢，凭直觉，就知道这又是一对准备“安营扎寨”的鸟儿。果然，飞进树林里的那只鸟儿嘴里衔着一根有它两个身体长的树枝，英姿勃勃地立于窗台上，它看着我，因为隔着防盗窗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横着树枝猛撞窗条试图进来，结果树枝撞掉了。我哑然失笑你真是那个横着将扁担进巷子的“笨鸟”。

当年，与它们初相识是在某个春天，见花盆里倒伏的青蒜上(有几个花盆专门用来长蔬菜)有几根小树枝，之后我不停地悄悄侦察，果然发现有只飞来的鸟儿趴在那，一身灰，脖子上有“珍珠围脖”，另一只负责飞来飞去地衔枝过来。见我也惊慌，吓就飞走了，但还是会继续伺机衔根树枝前来，另一只胆儿大些，专门负责在窝里接应铺巢。当时十分惊喜，又是拍照发朋友圈，又是问度娘，终于知道“珠颈斑鸠”这名。虽然认不出它们的公母，但心里认定，筑窝的是“准鸟妈妈”，外去弄“建材”的是“准鸟爸爸”。当日就产下一枚蛋，第二天又产下一枚。为让鸟儿专心孵蛋，我拉上窗帘，我们互不相见，免得惊了它的孵蛋计划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，它的羽毛被风儿掀起，水珠从羽毛上滚落，但还是湿了，出于母爱的本能，我居然为它用塑料薄膜支起了“伞”，谁知鸟妈妈被吓得飞走了，我懊恼不已。“伞”去了又怕鸟蛋淋湿，不去又担心鸟妈妈一去不回。左右为难之际，在朋友圈又向爱心人士咨询，他们说，顺其自然最好，于是我拿掉好心撑的“伞”，一会儿鸟妈妈又飞回来抱窝了，我如释重负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第11天，一只小鸟终于破壳而出，肉团团的一团灰，很丑，鸟妈妈宝贝似的护在身体下。隔天，又一只小鸟破壳而出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鸟渐渐长出绒毛，鸟妈妈身体渐渐抬起，不能完全趴着，否则会压伤小鸟。每天鸟爸爸鸟妈妈也是有固定时间交接班的，早晨8点左右，鸟爸爸就“咕，咕咕，咕，咕咕”地飞来了。这时，筑窝的鸟妈妈就移动下身体，“咕，咕咕，咕，咕咕”地点头回礼，夫妻双方，那真是有礼有节，是相互间安和相互交代吧？鸟爸爸越过我阳台上其他的花盆过来，鸟妈妈一个跳跃立在窗台，迅速飞走了，鸟爸爸快速地钻进鸟窝护着它的宝宝们。至中午，鸟妈妈又飞回来了，依旧是相互点头交接安和，交换场地后，鸟爸爸又飞走了，直到次日早晨再过来。

从小鸟出壳到小鸟飞走，一般14天左右。每次见它们远走高飞后，阳台一片寂静，我就开始期待下次的重逢。

## 蟒蛇河边老轮窑

□ 刘庆宝

春意盎然，百花争艳。我骑车从大纵湖出发，沿着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一路向北，来到记忆中的秦南镇严家窑旧址，寻找记忆中的那份温暖。

我的老家东沙沟是“草的世界”，大片大片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。过去因为贫穷，大多人家芦苇笆墙草盖房，谁家不慎掉下一粒火星，就会造成全村一片火海。那年代买块砖都凭计划，建一座砖墙瓦盖房子只能是一种热切的愿望。我刚读小学那年的冬天，在村里给我家送来4000块砖的计划条子，一家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：终于有砖头建房了。第二天天没亮，父亲就带着我摇船到秦南严家窑下砖头。

进入蟒蛇河向东北行驶二十多里，就远远地看到燕子阁河对岸二十几米高的大烟囱高傲的伸向苍穹，倒影在蟒

蛇河里，显得那么高大而雄伟，远远的展示着它的英姿。我只见过“桶窑”，那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？非常惊奇。船一靠岸边，我迫不及待的跳上岸，内内外外、上上下下，像看西洋镜一样，把这座轮窑看个够。这是一座18门的轮窑，一头工人用车送入砖坯准备燃烧，另一头工人把烧好了的砖头用车运出，循环往复，每天可生产五万左右的砖块，我震惊不已。

下了船要排队，我家排到第二天。轮窑建在蟒蛇河水边的荒滩上，呼呼的西北风吹得我瑟瑟发抖，父亲就带我爬上了窑顶。来到这里，又是另一番场景：窑顶如平地般开阔，只是上面布满了碗口大小的添炭孔。这些孔用铁盖儿盖着，灰白或黑灰色的烟裹着热气从铁盖边缘的缝隙挤出来。烧窑的姚师傅瘦弱得走路也打飘，窑上有人背后叫他“摇师傅”。姚师傅左手提一张小炭铲，右手拎一根用钢筋弯制的大铁钩，不断地打开一个个添炭孔，又不断的盖上，烟雾也不断地浓浓淡淡，疏疏散散飘逸而出，温暖了整个窑顶。他见我父子俩冻得发抖，拎起一个放在添炭孔的热水壶倒碗开水给我们，一碗热腾腾的开水，温暖了我的身心。父亲递给我一支八分钱一包的“大丰收”牌香烟，他们一边抽一边拉家常。

原来，姚师傅是个孤儿，当兵回家就在窑上看窑火，不知什么原因，30多岁还没成家。他问我父亲：“四千砖够不？”父亲摇摇头：“山墙和迎面墙砌砖头，后檐墙就用芦苇笆。他吸了一口烟，说：“我这里有两千内部价计划砖，给你吧。”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接收。他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借给你，日后还上就是。”父亲不再推辞，把他的两千砖“借”回了家。当年，我们盖起了三间砖墙房子，在村里算是屈指可数的“现代化”。住在新房子里，不怕刮风下雨，点上煤油灯也可做作业，不用担心发生火灾，小伙伴们夹着书本到我家做作业，大娘大嫂也到我家做针线活儿……冬天，家里到处热乎乎的，感觉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

从那以后，我家和姚师傅成了“亲戚”，有人去秦南窑下砖头，父亲都让人捎去点鱼虾。隔年，父亲按市场价把两千砖的钱款送给他，他只收了内部价，一分钱的差价也不收。后来，我每次坐轮船去盐城就早早趴在窗口，一睹轮窑的雄姿，看一次心里就热乎一次。我工作后，家乡通上汽车，轮船停航，难见那轮窑雄伟的烟筒。有年中秋节，父亲让我给他送节礼，有人告诉我，他患病不愿多花窑厂的钱，悄然离世了。我心里一凉，呆呆地地凝望着轮窑伸向天空的烟筒……

如今的轮窑旧址上建起了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的重点景区之一——河畔人家景区。景区前有河堤春晚区，后有怡野红星区，隔河有燕子阁红色教育基地，它就像一颗明珠闪耀在蟒蛇河畔，一年四季，景色各异，一步一景，景景相连，别有一番美景。

我怀念那座轮窑，怀念那座轮窑的温暖！在我心中，姚师傅瘦弱的身躯就像轮窑那柱高高地伸向天空的烟筒，成为照亮我人生之路的灯塔；不忘初心，温暖他人。



在盐都遇见美

林黛撰

## 乡野拾趣

□ 杨咏霖

爱。主食昆虫嫩叶和种子，但生性胆小，即便觅食也是小翼翼东张西望，一旦觉得危险便随时逃离，奔跑速度惊人，而且还能在空中飞翔，其形酷似传说中凌空振翅的凤凰，一般隐藏在茂密的草丛和灌木丛里。鸣叫声很大，好像金属碰撞的嘶哑声，在农村野外人们常常会听到它嘎嘎的叫喊声。它的声音与画眉柳莺那委婉悠扬，悦耳动听的优美声音迥然不同，好似一个是秦腔高调，一个是吴侬软语。

村上李爹爹年近八旬，年轻时虽然是个猎人，但他狩猎很有讲究。不打三月鸟，不食四月鱼，哪些能打，哪些不能打，他心里都有个谱。有一次，发现一趟十几只小野鸡，跟在鸡妈妈后面觅食，他蹲在草丛里屏住呼吸，大气没敢出一声，愣是眼睁睁的看着它们一家老小，从他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。后来，国家把野鸡野鸭野兔等，列为野生保护动物，听说他第一个就把猎枪主动上缴了公家。

如今，从城市到乡村可供餐桌上的各种食材，炊金馔玉日益丰盛，人们也早已不再惦记当年的那些野味了。

良禽择木而栖，宜人的生态环境，吸引了众多鸟群来“安家落户”。据统计，盐城范围内共记录各类野

生鸟类442种，占全国鸟类种数的29.4%。其中，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108种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受威胁鸟类34种。

日前回乡，蓦然发现在老屋东边的万亩农田和一片茂密树林之间，建起了一处较大且颇具特色的农家乐。园内一幢幢造型独特的农舍，红墙黛瓦，错落有致；人工湖畔桃红柳绿，湖水清澈，碧波荡漾；湖中央凉亭矗立，廊桥幽静，古韵彰显；长满花草的小道旁，怪石嶙峋，流水潺潺。好一处世外桃园，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！在乐园东南入口处，有一棵二十多米高人造大树，树干粗壮挺拔，树冠舒展如云。听说树干里面是空的，人可以从下面拾级而上。其实，这是一座专供人们领略田园风光，观赏田野里白鹭野鸡和飞鸟嬉戏的瞭望塔。这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，走近大自然的落脚点。

鸣鸣九天，麋鹿逐水。如今，徜徉在盐阜这片广袤富饶的田野上，时常能看到悠闲觅食的野鸡，与水相亲的水鸟，还有白鹭斑鸠画眉等飞禽走兽。它们在这繁衍生息，与人类共享蓝天碧水，相安而生。这既是有着浓郁乡村气息的一道风景，也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平添了诸多乐趣。

## 难忘二姐情

□ 王洪武

没人查房)。那有滋有味的一顿饱餐，至今想来都无与伦比。

我学校毕业分在城里工作，后因写了一些杂文稿，领导“对号入座”，变着法儿把我发配到乡下老家。父母吓得再也不准我动笔，姐姐硬是一旁撑腰打气：“怕什么，只要不违法，对坏人坏事，就是要写！”几十年我能坚持握笔不止，并取得一些成绩，这与姐姐“关键时刻”的支持不无关系。

当时我来到乡下，已是快三十岁的人了，对象还未找到。姐姐不容辞为我的婚事张罗起来。先请人帮我介绍了个乡书记的姑娘。姐姐见对方“调子”太高，怕日后难以招架，便劝我主动“撤退”。听说南乡有个农家姑娘，人品不丑，“要价不高”，姐姐一溜烟地找来一条小船，带我去相亲。数九寒冬，河里一层冰膜子，她就这样双手抹着冷水篙子，一下一下去掉了近三十里。亲事定了，可家中没一间空房，更不谈有什么家具，姐姐又爽快地将自己结婚的房间包括床铺家具让出来，好在姐夫当兵常年在外，她自己住到了简陋的西厢房里，这一“让”就让了几年。姐夫春节等假期回来也一样住在小房里，

让我和妻子很是过意不去。我正常在乡里工作，妻一人住在姐姐家，不久就有了孩子。尤其是生活、劳动以及邻里等等事，姐姐都主动关心。其生活、劳动以及庄稼上忙，如遇天气变化，姐姐不顾自己家的庄稼遭损，总是先帮助我家抢场。那无私的精神、无比的操劳，我和妻每每想起都感激万分。

姐姐63岁患上了脑梗，发现时已到了晚期。姐姐原在的工厂频临倒闭，拿不出钱给她治病，姐夫退休后工资也不高。姐姐在医院除了做些一般化疗外，什么“大动作”也舍不得做。姐姐“走”后，姐夫又将我给姐姐治病的钱如数退给了我，红着眼圈说：“你姐姐一再关照，她反正不行了，舅舅挣钱也不容易，单位集资建房还差好多，不能瞎花掉……”

天哪，这就是姐姐，一辈子不忘关心我的姐姐，什么叫亲情、责任心、舍己为人，从姐姐身上，我刻骨铭心读懂了她的真正内涵。

如今，我常想，亲情是人间最伟大的情感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子女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事！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去做报答给予我们养育之恩和关怀的亲人，一旦永远失去他们，将追悔莫及！